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大定府志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五

王之一之六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穎達曰周以鎬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案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孔氏穎達曰大華即華山外方即嵩高也○金氏履祥曰外方今河南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其山固北得河陽孔氏嵩高之連峰然謂為嵩高則非爾

曰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畿內漸冀州之南也孔氏穎達曰河故知北得南陽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

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

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

東都

鄭氏康成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

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

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陳氏大猷曰

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

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於洛邑定鼎以

朝諸侯宅上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
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

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

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音義○嚴氏衆

曰戲驪山下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

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李氏樗曰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為西周而王

城為東周周既東遷則成周為東周而王城為西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

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

不曰周而曰王陸氏德明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

猶春秋稱王人。○孔氏穎達曰。言王國變風者。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也。○蘇氏轍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陳氏櫟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皇輿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

河南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室雖衰。天命未改。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風雅之作。本自有體。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之。○曹氏粹中曰。春秋

之作始於隱公。隱公之元年卽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寄元於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李氏樛曰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旣以平王之詩爲國風則是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或書天王者所以存王道也。○鄭氏樛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朱子語類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陳氏埴曰雅詩多是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旣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王氏應麟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

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我心蒼天

叶鐵

反此何人哉

集傳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孔子家語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嚴氏祭曰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黃氏一正曰黍有丹白黃黑四色粒多而黏穀之可為酒者也○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稌音似黍而小或曰粟也爾雅稌稷也○

邢氏曷曰。左傳云。菜食不鑿。曲禮云。稷曰明。菜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為菜。然則菜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

○嚴氏粲曰。說文。

曰。稷。百穀之長。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

也。孔氏穎達曰。楚威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是心憂而無附著之意。

悠悠。遠貌。

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

毛氏萇曰。蒼天。以體言之。

○周既東。

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

鄭氏康成曰。宗周。鎬京也。

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

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

朱氏公遷曰。黍之實垂有。

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興。

既歎時。

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李氏樗曰。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集說 李氏樗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

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輔氏廣曰。人憂則行自遲。而心無所定。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所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嚴氏粲曰。言彼處有黍。彼處又有稷。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也。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也。唯呼天而訴之。而蒼然悠遠。歎其訴而不聞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集傳

賦而興也。穗秀也。

嚴氏粲曰。論語解云。吐華曰秀。是秀為未穗。今所謂秀則已成。

穗而秀茂。與彼秀別。

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集說

毛氏萇曰。醉於憂也。○李氏公凱曰。憂甚而不自知。如醉於酒。○朱氏道行曰。如醉。搖搖之感深而

沈冥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結於

反計於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

集傳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穎達曰。噎。咽喉

閉塞之貌。言憂深也。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集說

朱氏公遷曰。虛則通。實則塞而噎。○朱氏道行曰。如噎。搖搖之鬱結而息滯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又至於稷之實。三章歷道其所

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也。○范氏處義曰。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為作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集傳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

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

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

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

稷之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而所感之心終始

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輔氏廣曰。久而不忘。

者。天理之常也。彙集旋澗者。人欲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

集說王氏柏曰。周大夫亦善於為詩者。感慨深而

意。○謝氏枋得曰。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為禾黍。

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

[illegible]

書至文侯之命所以訓戒晉文侯者雖入此

書至文侯之命所以訓戒晉文侯者雖入此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黎反雞棲西音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叶新
齋反

集傳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埽許氏

日在西方而鳥棲○郭氏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馮

氏復京曰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徐氏鳳彩曰

徐錯云雞稽也能稽時也

其鳴也知時其棲也知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陸氏

佃曰羊性畏露晚出

而早歸常先於牛○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

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

則棲於埭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集說

蘇氏轍曰。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知。若奈何勿思哉。○輔氏廣曰。知其歸期。則思有所

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觀物興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嚴氏粲曰。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言其時之久也。且今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日夕。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君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我不思乎。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雞棲

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

無飢渴。叶巨。列反。

集傳 賦也。佸。會。桀。杙。爾雅。雞棲於弋。爲桀。○李氏巡曰。弋。檠也。○陸氏德明曰。弋。亦作杙。

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

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

憂之深而思之切也。李氏公凱曰。旣不得歸。則庶幾其

矣。在道路之間。且無飢渴之患。亦可